

不是
所有故事
都能
皆大欢喜

徐沪生 著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www.shashikj.com.cn

不是所有故事
都能皆大欢喜

徐沪生
著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是所有故事都能皆大欢喜/徐沪生著. —上海: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520-1642-0

I. ①不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9934 号

不是所有故事都能皆大欢喜

著 者: 徐沪生

责任编辑: 冯亚男 王晨曦

封面设计: 周清华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http://www.sassp.org.cn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: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 7.75

插 页: 7

字 数: 13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642-0/I·219

定价: 3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癌症和化疗，难道竟是美好人生的开始	001
我这一生，倔强、固执、纯粹、干净	022
被妈妈一手安排也被妈妈一手毁掉的生活	044
还没来得及拥有，就已经失去	065
我现在只想要回我女儿	088
这是我一个人的天长地久	109
不珍惜她，就太亏待我这一生了	127
退役的军人、抢劫犯、对鸡蛋过敏的小女孩	147
龙生九子，天差地别	164
精神分裂者的键盘人生	181
一件小事	196
独臂寡妇的波折人生	208
百岁老人的生离死别	224
后记：这本书是我写长篇的过渡	238

癌症和化疗，难道竟是美好人生的开始

没有谁的一辈子能一望即知、一成不变。人生是会变的，变好或变坏，得到或失去，背起或放下，谁都不能未卜先知。你以为人生未变，循规蹈矩，一马平川，只是未到那个时机。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，没有任何迹象。一切都在黑暗中潜滋暗长。

2013年9月之前，48岁的惠姐以为她的人生就是这样。半辈子过去了，婚姻、家庭、子女、事业，凡事都成定局，无法改变。

二十年前，三十岁不到的惠姐和相亲认识的老公离婚。两人对簿公堂，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最终撕破脸皮，恩断情绝，再无来往。此后惠姐只身北漂，来到偌大的北京城，从最底层做起，兢兢业业，节节高升。存下一笔数额不小的积蓄后，辞职创业，拉拢各处人际关系，投入整个身家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，打拼十多年，终于在北京的广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

大众眼里的成功人士，女企业家、女强人。

2012 年，惠姐的公司和一家跨国大公司战略合作，兼并到大公司旗下，计划三至五年内上市。这是她做了很多年的商业梦。终于能功德圆满，不留遗憾。

惠姐有一儿一女，当年老公外遇，抛家弃子，儿子四岁，女儿两岁，都跟着惠姐，一家老小也要她来养，压力很大。现在儿子工作了，在安徽老家做消防员，救过许多人的性命，惠姐很为他而骄傲。女儿在法国留学，成绩很好。儿女都有出息，为人母，再没有更欣慰的。

老人家也都健朗平安，爷爷 104 岁了，头发全白，但耳聪目明。奶奶 103 岁，耳朵不太好，有点聋，跟她说话要很大声嚷嚷，眼睛有点白内障，看不清，但精神很好。两个百岁老人由惠姐爸妈照顾，惠姐平时忙工作，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家探望，偶尔有空打个电话慰问。

身为公司老总，私人时间是不多的，常常出差、开会、谈业务。舟车劳顿，夜以继日，所有决策都等着她去做，所有合同都要她来签。

这些年熬过来，惠姐是极其要强的女人，骨子里对自己要求严格。她很拼，样样都得自己经手，不愿假手于人。

都快五十岁的人了，不年轻了，惠姐的身子骨大不如从前，却常常和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凑在一块，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才

回家。并非硬着头皮强迫自己，只是看小伙子小姑娘们年轻气盛，自己也跟着热血澎湃，激情洋溢，很有斗志。

公司盈利，挣那么多钱，也没时间花，总是忙到晚上夜深了，才叫个外卖胡乱吃了，一天一顿，一次性解决，继续开会。就算外出应酬，在大酒店里吃，一顿好几千元，甚至上万元，也是随便吃两口，喝酒比吃菜多。谈生意，免不了。

子女长大成人，各有生活，婚姻早就破灭，再无幻想，父母长辈能自己照顾自己，除了事业，惠姐没有别的精神寄托。所以很拼，简直不要命。

后来她很懊悔：从前太拼了，不爱惜身体，不注意休息，熬夜、吃很油腻的外卖、有一顿没一顿、暴饮暴食、喝酒，把身体搞垮。顶着一个公司，顶着全公司员工的未来，工作压力很大，有时大便出血也没当回事，忙着开会、谈生意。

直到 2013 年 9 月的一个礼拜六的早上，惠姐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。她正要赶飞机去深圳谈一笔生意，临出门前，腹痛不止。

有两个礼拜了。惠姐总觉得身上不舒服，没力气，没精神，犯困，头疼，开会时候注意力不集中，常常腹痛、便秘，连着好几天不上厕所，然后又腹泻不止、大便出血，不知道怎么了。

这回，腹泻出来全是血，马桶里一片浑浊的暗红色。惠姐

吓坏了，打电话给助理，去医院挂号。

就在那天，在人潮拥挤、满是药味的医院走廊上，惠姐收到结肠癌第三期的确诊通知书。

晴天霹雳。

结肠癌？癌症？第三期？搞错病历了吧。怎么可能？应该只是肠胃炎之类的小问题，吃吃药就能好。怎么会是癌症呢？

医生很肯定地说：“确实是结肠癌。”

总以为癌症这种事，都是别人身上的，听说某某人患了癌症，亲戚的亲戚，然后没多久就死了。没想到有一天会轮到自己头上。哪会这么巧？下意识地想到死。一阵头晕目眩。

“会死吗？我还能活多久？第三期算不算晚期？”

呼吸急促。再没有更紧张的时候。没想过长生不老，但也不想匆匆短命。才 48 岁，没活够。公司还没上市呢。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卡壳？儿女还没成家，还没抱孙子，不甘心。

医生说：“尽早安排手术，还有机会。具体情况要等手术完了再观察。”

“那赶紧手术吧。”

工作自然是停掉了，医生说了，她不能有任何精神压力。但惠姐很乐观，斗志昂扬，因为听医生说话的口气，手术成功的概率很大，应该过不了多久，她又能回公司正常上班。就当给自己放个小假吧，就当是人生中的一段小小波折。连早年婚

姻破灭这种大波折都过来了，还怕癌症这种小魔鬼吗？毫无畏惧。就当以后公司上市了，财经记者来采访她，能多说点坎坷、励志的经历，作为对普罗大众的激励。

公司员工们看惠姐一点负面情绪也没有，反而满脸笑容，像要出去度假似的，纷纷表示：“等惠姐身体好了，带领大家继续干，把公司上市！惠姐加油！”

10月18日，医生给惠姐安排了肿瘤切除手术。

手术前，惠姐这么些年来第一次掉眼泪。倒不是怕死。一个人在北京闯荡这么多年，从默默无闻，到撑起一家公司，洽谈那么多业务，见过那么多世面，她怕过什么了？胆小怕事的人，就走不到今天这地步。

只是放不下爸妈、爷爷奶奶、儿子女儿。血浓于水，舍不得他们。万一手术失败，爷爷奶奶百岁老人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送孙女上路，岂不是要伤心死？爸妈更伤心。儿子女儿也要伤心。惠姐舍不得他们。她上有老、下有小，还有公司那么多员工，牵挂太多。

她要强，但心里也有软弱的地方，不轻易示人。当了这么多年老总，人前总要有老总的派头，不苟言笑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员工们说她是女强人，对她很是敬畏。但说到底她还是个女人，还是个人，总盼着有另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陪在她身边，偶尔

给她一个依靠，让她知道，她不是孤单的一个人，寂寞冷清。

比如此时此刻，身患癌症，要做手术，却连一个陪同的人也没有。只身入院。办理种种手续的，是公司的助理和家里的保姆。

手术前一晚，惠姐打电话告诉爸妈，爸妈不放心，要来北京探望、照顾，她没让。他们过来，只是陪着受罪，何必？年纪大了，七十多岁，受不起这番折腾。到时候见了惠姐受苦，他们心疼，哭哭啼啼起来，惠姐还要分心去安慰他们。不如就不要过来了，让她安心休息，无牵无挂。有助理和保姆照顾就够了。尤其叮嘱，先别告诉爷爷奶奶，年纪太大，经受不住，等做完手术再说。

儿子不放心，连夜坐火车到北京。进手术室前，儿子打电话过来：“妈，我到北京了，在往医院赶。等你做完手术就看到我了。没事的。别怕。”

惠姐一点都不怕。但听了儿子的话，心里特别暖。

她没告诉儿子，手术前的病危签字，是她自己签的。她怕他们有心理压力，犹豫不决，不敢下决定，所以独自跟医生商量：“手术过程中，如果打开腹腔后，发现癌细胞有转移，请医生以最专业的角度处理，该切哪块就哪块，不必考虑家属，病患本人负全责。”

做完手术，惠姐在手术室外看到儿子。高大健壮的帅小伙，眉清目秀。从前一直觉得儿子还小，现在第一次觉得儿子长大了，是她的精神依靠。

四个小时的手术，很折腾。麻醉药效过后，痛觉慢慢复苏，惠姐疼得在床上掉眼泪。伤口疼、肠子疼、肚子疼，浑身都疼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坚强给谁看呢。同病房的另外两个人也是前两天刚做完手术，躺在床上疼得话都不想说，哭都没力气哭，动一下，浑身的肌肉都拉扯着疼。躺着疼，坐着疼，站着疼，一动就疼，不动也疼。真要命。只希望早点恢复。这时候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健康。健康第一。健康唯一。别无所求。

以为做了肿瘤切除手术，就是彻底告别癌症，恢复些日子，就能回公司上班，重整旗鼓。惠姐是工作狂人，事业就是她的全部，不上班不行，闲不住。

结果留院观察了几天，医生说：“手术结果不是很理想。癌细胞扩散了，已经扩散到淋巴。”

惠姐对癌症并无概念，恍惚了一下，很冷静地跟医生沟通。就像在谈判业务。

“扩散了？那怎么办？”

“行。治吧。不治，难道等死？谁想死？”

“怎么治？”

“化疗？行。那就化疗吧。赶紧的。”

癌症是猛虎，惠姐骑虎难下，九死一生，只有硬拼到底。

化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且医生说了，就算化疗成功，以后也不能工作了。精力跟不上，身体也受不了。如此一来，公司上市的事，当然没指望了。不得不从大公司退出，准备关掉。

想到团队里还有二三十个年轻人，跟了她多年，都解散了也舍不得。毕竟是自己 10 多年的心血。因为客户稳定，惠姐便让他们自行维护客户。业务量必然缩水，盈利也谈不上，但维持他们的收入总不难。惠姐是很负责的人，城门失火是个人私事，不想殃及池鱼拖累他们。这样处理，也算仁至义尽，无后顾之忧。

不知为何，离开公司的那一刻，除了不舍和心痛，惠姐心里居然有一丝解脱的快感。背了这么多年的一块大石头，越来越沉，越来越不堪负重，却不得不背负前行，现在终于丢在地上，光明正大地弃之不顾，且有足够的理由：不是我不想顾及，而是泥菩萨过河，我已经自身难保，往后只能看你们的造化了。

之前做手术时，女儿的签证到期了，没有及时续签，没办法回国。知道惠姐要做手术，立马赶着去办签证，后来化疗都是女儿陪着。

女儿说：“妈，我打算休学一年陪你。”

惠姐不同意：“不用。有保姆和助理照顾就行。你外公外婆我都没让他们过来陪我。放心吧。真不用。过来看两天就行了，早点回去。你哥也要留下来照顾我，有什么好照顾的？还不是被我撵回去了？又不是医生护士，待在这儿也没用。早点回法国吧。别耽误学业。一整年的学业和青春，怎么能耽误？开玩笑！没必要。有事我给你打电话。”

惠姐不想因为自己拖累家里人，不想耽误儿子工作，不想耽误女儿的学业。

女儿说：“妈，学业耽误一年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万一你的病出什么问题，治不好，走了，我会遗憾一辈子的。小病小痛就算了，癌症、化疗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不能不陪着。爸爸走了这么多年，也没个消息，活着也当他死了。哥哥毕竟是男孩子，再有心意，也不够细心体贴。外公外婆年纪大了，外太公外太婆年纪更大，他们能照顾自己就算好的。家里再没别人了，咱们娘儿俩还不能相互照顾吗？等你病情稳定了，也许不用一年，我自然会放心回法国继续上课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就算回去了，也没法专心读书啊。你就让我留在身边照顾你吧。”

惠姐没再拒绝。她也想有个人陪着，不离不弃。

还好，到最后还有女儿这个贴心小棉袄在身边。

化疗的日子，惠姐都记下来了。11月8日，第一次化疗。11月28日，第二次化疗。12月19日，第三次化疗。2014年1月9日，第四次化疗。2月17日，第五次化疗。3月24日，第六次化疗。

铭记，因为刻骨铭心的疼痛。惠姐化疗的药物并不会使她掉头发。不是所有化疗都会掉头发的，要看使用的药物，掉头发是某些少数药物的副作用，也看个人体质。惠姐呕吐的症状也比较轻微，只是药物注射到身体里，顺着血液流经全身，手脚发凉，浑身发抖。

这种冷是由内而外的，体内的热量被吸光了，屋里空调开再高也没用，还是冷，瑟瑟发抖，寒毛直竖。稍微喝点不那么热的水，就跟针刺一样，这里扎一下，那里扎一下，整个肠胃都痛到不行。吃不了饭，吞咽困难，比扁桃体发炎还痛，只能喝流质，一点一点咽下去，很疼，很煎熬，很辛苦。

但很想活下去。所以咬牙忍着。

小半年，化疗了六次，肿瘤已经缩小，虽然还在腹腔内，但已经不再恶化，癌细胞被控制。只是还要定时去医院复诊，以免长出息肉引发癌变。

比起那些化疗失败的人，没能坚持到底的人，中途放弃的人，惠姐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了，这小半年的折腾很伤人。但至少她还活着，还能继续活下去。

这小半年里，化疗、吃药、焦虑、抑郁，虽然有保姆、助理和女儿陪着，爸妈和儿子也常打电话慰问，可依然是惠姐这些年来最痛苦的一段日子。身体与心灵都非常疲惫。

身体很沉，像个累赘，甩不掉的包袱。因为药物作用，常常夜里疼得睡不着觉。翻身打滚，辗转反侧。难受得好几次有自杀的想法。这么难受，不如死了算了，但又有求生的本能，咬牙忍着，疼得浑身是汗。疼出眼泪，大半夜一个人哭。

又不能什么都跟爸妈、女儿、儿子说，怕他们担心、干着急。都积压在心里。越是难受，越要忍着，越不能说，都憋在心里。很累很累。很委屈。很压抑。很忧郁。

就像当年创业初期，处处受挫、碰壁，无人支援，半夜三更一个人加班加点到哭。谁想这么累？谁不想贪图痛快？谁不想坐享其成？说是带着团队一起干，但凡事到最后都是惠姐一个人扛着。久而久之，都习惯了。再软弱的人也无比坚强，金刚不坏。

一个人能从底层爬到高处，必要蜕过无数层皮。长了水泡，又被戳破。流过脓，然后再结痂蜕皮。最后的心，都是起了茧的，百毒不侵，刀枪不入。

化疗后，惠姐在家休养了很久。反正公司的事情已经完全不用她管。她也没心力管，彻底撒手。每天在家看看电视、看

看书、做做瑜伽。日子就这样过去。经历过癌症和化疗，能有这样平淡的生活，已经知足。清心寡欲，无所求。

直到九月份，惠姐的一个老客户的女儿嫁了个法国男人，在法国结婚，邀请她去参加婚礼。惠姐想着，刚好可以去看看女儿，也可以四处走走，放松心情，一个人在家太久，没有工作，太闷了。

在客户女儿的婚礼上，惠姐看着他们年轻貌美、才子佳人，有点心动。二十多年前，自己不也是这样年轻而美好？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脸上皱纹越来越多，皮肤松弛，长出斑点，白头发也多了起来。癌症摧残人。年纪也到了。明年可不就五十了。五十岁的女人，人老珠黄，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呢。不想了。想了要叫人笑话的。只是有点不甘心。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有遇上一个深爱的男人。不甘心从三十岁就一个人过日子。不甘心就这样孤独终老。

然而，就在婚礼的第二天下午，在女儿家附近的一个街头，惠姐遇上了 Chris，一个大她两岁的法国离异男人。

起初，惠姐是想问路。她只来过法国两三次，出门都是女儿带着，自己不认路。这天外出散步，回来的时候，她迷路了，找不着女儿家在哪儿。这时候女儿正在上课，惠姐不愿打扰女儿，于是找人问路。看 Chris 高大健壮，面相和善，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他，女儿家的那条街怎么走。

惠姐的英语说得不清楚，Chris 的英语也很不好，两个人指手画脚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。惠姐想起手机里有翻译软件，女儿帮她下载的，以防万一。赶紧用软件把问话用手机翻译成法语。Chris 终于明白她在问路，用法语回答惠姐。惠姐再用软件翻译过来。哦，往前再走两条街就好。

法国男人是很浪漫的。Chris 见惠姐只身一人，邀请她喝杯酒。她说不能喝酒，但可以喝杯茶。在喝茶的那会儿，在街角的一个咖啡店，在柔和的阳光下，在宽大的遮阳伞和小巧的红木圆桌旁，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。用蹩脚的英语和手机翻译软件简单交流，有说有笑。

缘分是说不清的。有人十五岁失身，未成年就堕胎；有人五十岁才初恋，生了一儿一女还不知心动的感觉。

那天，惠姐穿一身浅蓝色的连衣裙，是女儿给她买的。女儿说：“今年流行这款颜色，很招桃花运的。”

惠姐说：“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要招什么桃花运？”

但她还是穿了。心理有一丝盼望。没想到，真的招来了桃花运，如愿以偿。

时来运转了吗？

要是在从前，惠姐肯定不会想这些事，工作太忙了，废寝忘食，哪有时间谈情说爱？就算要相亲结婚，也不会找个外国人。言语不通，有文化差异在，怎么聊？怎么相爱？简直给自